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明)凌濛初著



初刻拍案驚奇



7242.3/28-1



长春工大 B0150093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明)凌濛初 著

初刻拍案驚奇



2104830



花山文艺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石家庄

(冀)新登字 003 号

初刻拍案惊奇

(明)凌濛初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 45 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 毫米 1/16 28.75 印张 433 千字 1992 年 8 月第 1 版

1994 年 4 月第 4 次印刷 印数:13,201—18,200

ISBN 7-80505-687-0/I • 626



刘东山夸技顺成门
十八兄奇踪村酒肆



陶家翁大雨留宾
蒋震卿片言得妇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拍案惊奇序

语有之：「少所见，多所怪。」今之人但知耳目之外牛鬼蛇神之为奇，而不知耳目之内日用起居，其为谲诡幻怪非可以常理测者固多也。昔华人至异域，异域咤以牛粪金。随诘华之异者，则曰：「有虫蠕蠕，而吐为彩缯锦绮，衣被天下。」彼舌桥而不信，乃华人未之或奇也，则所谓必向耳目之外索谲诡幻怪以为奇，赘矣。

宋、元时有小说家一种，多采闻巷新事，为官闱承应谈资。语多俚近，意存劝讽。虽非博雅之派，要亦小道可观。

近世承平日久，民佚志淫。一二轻薄恶少，初学拈笔，便思污蔑世界，广摭诬造，非荒诞不足信，则亵秽不忍闻。得罪名教，种业来生，莫此为甚，而且纸为之贵，无翼飞，不胫走。有识者为世道忧之，以功令厉禁，宜其然也。

独龙子犹氏所辑《喻世》等诸言，颇存雅道，时著良规，一破今时陋习，而宋、元旧种，亦被搜括殆尽。肆中人见其行世颇捷，意余当别有秘本，图出而衡之。不知一二遗者，皆其沟中之断，莞略不足陈已。

因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谈谐者，演而畅之，得若干卷。其事之真与饰，名之实与赝，各参半，文不足征，意殊有属。凡耳目前怪怪奇奇，当亦无所不有，总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为戒，则可谓云尔已矣。

若谓此非今小史家所奇，则是舍吐丝蚕而问粪金牛，吾恶乎从罔象索之？

即空观主人题于浮樽

拍案惊奇凡例

计五则

一、每回有题，旧小说造句皆妙，故元人即以之为剧。今《太和正音谱》所载剧名，半犹小说句也。近来必欲取两回之不侔者，比而偶之，遂不免窜削旧题，亦是点金成铁。今每回用二句自相对偶，仿《水浒》、《西游》旧例。

口，伤风化，损元气。此自笔墨雅道当然，非迂腐道学态也。

一、小说中诗词等类，谓之蒜酪。强半出自新构，间有采用旧者，取一时切景而及之，亦小说家旧例，勿嫌剽窃。

一、事类多近人情日用，不甚及鬼怪虚诞。正以画犬马难，画鬼魅易，不欲为其易而不足征耳。亦有一二涉于神鬼幽冥，要是切近可信，与一味驾空说谎，必无是事者不同。

一、是编主于劝戒，故每回之中，三致意焉，观者自得之，不能一一标出。

崇祯戊辰初冬即空观主人识

《二拍合集》出版前言

晚明凌濛初所著之《拍案惊奇》，在其续编《二刻拍案惊奇》刊行后改称《初刻拍案惊奇》，世人缀璧连珠，略称此两书为「二拍」，以与冯梦龙所纂之「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相提并举。

本社依据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影印之尚友堂原刊本，订正其中若干明显讹误，并加新式标点，用简化字排印，以供广大读者披阅，名之为《二拍合集》。

尚友堂原刊本之「初刻」国内久已亡佚，「二刻」只存残卷，幸有王古鲁、章培恒二位先生孜孜以求，先后从日本日光轮寺慈眼堂法库和内阁文库搜得原本，摄影以归，致使流落东洋之乡邦故文重见于中土，斯亦无量功德，不可不鸣谢于兹尔。

花山文艺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七月



大姊魂游完宿愿
小姨病起续前缘



张溜儿熟布迷魂局
陆惠娘立决到头缘



李公佐巧解梦中言
谢小娥智擒船上盗

目 录

卷之八	乌将军一饭必酬 陈大郎三人重会	(八〇)
卷之九	宣徽院仕女秋千会 清安寺夫妇笑啼缘	(九〇)
卷之十	韩秀才乘乱聘娇妻 吴太守怜才主姻簿	(九八)
卷之十一	恶船家计赚假尸银 狠仆人误投真命状	(一〇九)
卷之十二	陶家翁大雨留宾 蒋震卿片言得妇	(一一二)
卷之十三	赵六老舐犊丧残生 张知县诛枭成铁案	(一三一)
卷之十四	鬼对案杨化借尸 酒谋财于郊肆恶	(一四二)
卷之十五	卫朝奉狠心盘贵产 陈秀才巧计赚原房	(一四九)
卷之十六	张溜儿熟布迷魂局 陆蕙娘立决到头缘	(一五九)
卷之十七	西山观设策度亡魂 开封府备棺追活命	(一六八)
卷之十八	丹客半黍九还 富翁千金一笑	(一八九)
卷之十九	李公佐巧解梦中言 谢小娥智擒船上盗	(二〇一)

卷二十

李克让竟达空函
刘元普双生贵子

(二二二)

卷二十一

袁尚宝相术动名卿
郑舍人阴功叨世爵

(二三一)

卷二十二

钱多处白丁横带
运退时刺史当艄

(二三九)

卷二十三

大姊魂游完宿愿
小姨病起续前缘

(二四九)

卷二十四

盐官邑老魔魅色
会骸山大士诛邪

(二六〇)

卷二十五

赵司户千里遗音
苏小娟一诗正果

(二七二)

卷二十六

夺风情村妇捐躯
假天语幕僚断狱

(二八〇)

卷二十七

顾阿秀喜舍檀那物
崔俊臣巧会芙蓉屏

(二九二)

卷二十八

金光洞主谈旧迹
玉虚尊者悟前身

(三〇四)

卷二十九

通闺闼坚心灯火
闹囹圄捷报旗铃

(三一二)

卷三十

王大使威行部下
李参军冤报生前

(三二八)

卷三十一

何道士因术成奸
周经历因奸破贼

(三三六)

卷三十二

乔兑换胡子宣淫
显报施卧师入定

(三五七)

卷三十三

张员外义抚螟蛉子
包龙图智赚合同文

(三六七)

卷三十四

闻人生野战翠浮庵
静观尼昼锦黄沙弄

(三七七)

卷三十五

诉穷汉暂掌别人钱
看财奴刁买冤家主

(三九三)

卷三十六

东廊僧急招魔
白衣盗奸生杀

(四〇五)

卷三十七

屈突仲任酷杀众生
郓州司马冥全内侄

(四一四)

卷三十八

占家财狼婿妒侄
延亲脉孝女藏儿

(四二二)

卷三十九

乔势天师禳旱魃
秉诚县令召甘霖

(四三二)

卷四十

华阴道独逢异客
江陵郡三折仙书

(四四一)

卷之一

波斯胡指破鼍龙壳 转运汉遇巧洞庭红

词云：

日日深杯酒满，朝朝小圃花开。自歌自舞自开怀，且喜无拘无碍。
青史几番春梦，红尘多少奇材？不须计较与安排，领取而今现在。

「万事分已定，浮生空自忙。」

说话的，依你说来，不须能文善武，懒惰的也只消天掉下前程，不须经商立业；败坏的也只消天挣与家缘，却不把人间向上的心都冷了？看官有所不知，假如人家出了懒惰的人，也就是命中该贱；出了败坏的人，也就是命中该穷。此是常理。却又自有转眼贫富，出人意外，把眼前事分毫算不得准的哩。

这首词乃宋朱希真所作，词寄《西江月》，单道着人生功名富贵，总有天数，不如图一个现前快活。试看往古来今，一部十七史中，多少英雄豪杰，该富的不得富，该贵的不得贵；能文的倚马千言，用不着时，几张纸盖不完酱瓿；能武的穿杨百步，用不着时，几杆箭煮不熟饭锅。及至那痴呆懵懂，生来有福分的，他文学低浅，也会发科发甲，随他武艺庸常，也会大

请大受。真所谓时也，运也，命也。俗语有两句道得好：「命若穷，掘着黄金化做铜；命若富，拾着白纸变成布。」总来只听掌命司颠之倒之。所以吴彦高又有词云：「造化小儿无定据。翻来覆去，倒横直竖，眼见都如许。」僧晦庵亦有词云：「谁不愿黄金屋？谁不愿千钟粟？算五行不是这般题目。枉使心机闲计较，儿孙自有儿孙福。」苏东坡亦有词云：「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着甚干忙？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这几位名人，说来说去，都是一个意思，总不如古语云：

得百两，便熔成一大锭，把一综红线，结成一條，系在綰腰，放在枕边，夜来摩弄一番方才睡下。积了一生，整整熔成八锭，以后也就随来随去，再积不成百两，他也罢了。

金老生有四子。一日，是他七十寿诞，四子置酒上寿。金老见了四子躊躇跄跄，心中喜欢。便对四子说道：「我靠皇天覆庇，虽则劳碌一生，家事尽可度日。况我平日留心，有熔成八大锭银子，永不动用的，在我枕边，现将绒线做对儿结着。今将拣个好日子，分与尔等，每人一对，做个镇家之宝。」四子喜谢，尽欢而散。

是夜金老带些酒意，点灯上床。醉眼模糊，望去

八个大锭，白晃晃排在枕边。摸了几摸，哈哈地笑了。一声，睡下去了。睡未安稳，只听得床前有人行走脚步响，心疑有贼。又细听看，恰像欲前不前相让一般。床前灯火微明，揭帐一看，只见八个大汉，身穿白衣，腰系红带，曲躬而前，曰：「某等兄弟，天数派定，宜在君家听令。今蒙我翁过爱，抬举成人，不烦役使，珍重多年，冥数将满。待翁归天后，再觅去向。今闻我翁目下将以我等分役诸郎君。我等与郎君辈原无前缘，故此先来告别，往某县某村王姓某者投托。后缘未尽，

还可一面。」语毕，回身便走。金老不知何事，吃了一惊。翻身下床，不及穿鞋，赤脚赶去。远远见八人出了房门，金老赶得性急，绊了房槛，「扑」地跌倒。飒然惊醒，乃是南柯一梦。急起挑灯明亮，点照枕边，已不见了八个大锭。细思梦中所言，句句是实。叹了一口气，哽咽了一会，道：「不信我苦积一世，却没分与儿子们受用，倒是别人家的！明明说有地方姓名，且慢慢跟寻下落则个。」一夜不睡。次早起来，与儿子们说知。儿子中也有惊骇的，也有疑惑的。惊骇的道：「不该是我们手里东西，眼见得作怪。」疑惑的道：「老人家欢喜中说话，先许了我们。回想转来，一时间就不割舍得分散了，造此鬼话，也不见得。」

金老看见儿子们疑信不等，急急要验个实话。遂访至某县某村，果有王姓某者。叩门进去，只见堂前灯烛辉煌，三牲福物，正在那里献神。金老便开口问道：「宅上有何事如此？」家人报知，请主人出来。主人王老，见金老揖坐了，问其来因。金老道：「老汉有一疑事，特造上宅来问消息。今见上宅正在此献神，必有所谓，敢乞明示。」王老道：「老拙偶因寒荆小恙买卜，先生道移床即好。昨寒荆病中，恍惚见八个白衣大汉，腰系红束，对寒荆道：『我等本在金家，今在彼

缘尽，来投身宅上。」言毕，俱钻入床下。寒荆惊出了一身冷汗，身体爽快了。及至移床，灰尘中得银八大锭，多用红绒系腰，不知是哪里来的。此皆神天福祐，故此买福物酬谢。今老丈来问，莫非晓得些来历么？」金老跌跌脚道：「此老汉一生所积。因前日也做了一梦，就不见了。梦中也道出老丈姓名居址的确，故得访寻到此。可见天数已定，老汉也无怨处。但只求取出一看，也完了老汉心事。」王老道：「容易。」笑嘻嘻地走进去，叫安童四人托出四个盘来，每盘两锭，多是红线系束，正是金家之物。金老看了，眼睁睁无计所奈，不觉扑簌簌掉下泪来，抚摩一番道：「老汉直如此命薄，消受不得。」

王老虽然叫安童仍旧拿了进去，心里见金老如此，老大不忍。另取三两零银封了，送与金老作别。金老道：「自家的东西尚无福，何须尊惠？」再三谦让，必不肯受。王老强纳在金老袖中。金老欲待摸出还了，一时摸个不着，面儿通红。又被王老央不过，只得作揖别了。直至家中，对儿子们一把前事说了，大家叹息了一回。因言王老好处，临行送银三两。满袖摸遍，并不见有；只说路中掉了。却原来金老推逊时，王老往袖里乱塞，落在着外面一层袖中。袖有断线处，在

王老家摸时，已自在脱线处落在在门槛边了。客去扫门，仍旧是王老拾得。可见一饮一啄，莫非前定。该是他的东西，不要说八百两，就是三两也推不出。该是他的东西，不要说八百两，就是三两也推不出。原有的倒无了，原无的倒有了，并不由人计较。

而今说一个人，在实地上行，步步不着，极贫极苦的，却在渺渺茫茫、做梦不到的去处，得了一主没头没脑钱财，变成巨富。从来稀有，亘古新闻。有诗为证。

诗曰：

份内功名匣里财，不关聪惠不关呆。
果然命是财官格，海外犹能送宝来。

话说国朝成化年间，苏州府长洲县阊门外有一人，姓文，名实，字若虚。生来心思慧巧，做着便能，学着便会。琴棋书画，吹弹歌舞，件件粗通。幼年间曾有人相他有巨万之富。他亦自恃才能，不十分去营求生产，坐吃山空，将祖上遗下千金家事，看看消下来。以后晓得家业有限，看见别人经商图利的，时常获利几倍，便也思量做些生意，却又百做百不着。

一日，见人说北京扇子好卖，他便合了一个伙计，置办扇子起来。上等金面精巧的，先将礼物求了名人

诗画，免不得是沈石田、文衡山、祝枝山，拓了几笔，便值上两数银子。中等的，自有一样乔人，一只手学写了这几家字画，也就哄得人过，将假当真的买了；他自家也兀自做得来的。下等的，无金无字画，将就卖几十钱，也有对合利钱，是看得见的。拣个日子，装了箱儿，到了北京。岂知北京那年，自交夏来，日日淋雨不晴，并无一毫暑气，发市甚迟。交秋早凉，虽不见及时，幸喜天色却晴，有妆晃子弟，要买把苏做的扇子，袖中笼着摇摆。来买时，开箱一看，只叫得苦。原来北京历涉却在七八月，更加日前雨湿之气，斗着扇上胶墨之性，弄做了个「合而言之」，揭不开了。用力揭开，东粘一层，西缺一片，但是有字有画值价钱者，一毫无用。只剩下等没字白扇，是不坏的，能值几何？将就卖了做盘费回家。本钱一空。

频年做事，大概如此。不但自己折本，但是搭他做伴，连伙计也弄坏了。故此人起他一个浑名，叫做倒运汉。不数年，把这个家事干圆洁净了，连妻子也不曾娶得。终日间靠着些东涂西抹，东挨西撞，也济不得甚事。但只是嘴头子诌得来，会说会笑，朋友家喜欢他有趣，游要去处少他不得，也只好趁口，不是做家的。况且他是大模大样过来的，帮闲行里又不十分

入得队。有怜他的，要荐他坐馆教学，又有诚实人家嫌他是个杂板令，高不凑，低不就。打从帮闲的、处馆的两项人见了他，也就做鬼脸，把「倒运」两字笑话他，不在话下。

一日，有几个走海泛货的邻近，做头的无非是张大、李二、赵甲、钱乙一班人，共四十余人，合了伙将行。他晓得，自家思忖道：「一身落魄，生计皆无，便附了他们航海，看看海外风光，也不枉人生一世。况且他们定是不却我的，省得在家忧柴忧米，也是快活。」正计较间，恰好张大踱将来。原来这个张大，名唤张乘运，专一做海外生意，眼里认得奇珍异宝，又且秉性爽慨，肯扶持好人，所以乡里起他一个浑名，叫张识货。文若虚见了，便把此意一一与他说了。张大道：「好，好。我们在海船里头不耐烦寂寞，若得兄去，在船中说说笑笑，有甚难过的日子？我们众兄弟料想多是喜欢的。只是一件：我们多有货物将去，兄并无多少凑些出来助你，将就置些东西去也好。」文若虚便道：「多谢厚情。只怕没人如兄肯周全小弟。」张大道：「且说说看。」一竟自去了。

恰遇一个瞽目先生，敲着报君知走将来。文若虚